

古代埃及



叢書：

航海的人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類的行爲
世界原野奇觀
世界各大城市
縫紉的藝術
人類的起源
時代生活園藝百科全書
生活攝影叢書
世界烹飪叢書
時代生活藝術文庫
人類的偉大時代
生活科學文庫
生活自然文庫
家庭實用叢書

SERIES:
THE SEAFARERS
WORLD WAR II
HUMAN BEHAVIOR
THE WORLD'S WILD PLACES
THE GREAT CITIES
THE ART OF SEWING
THE EMERGENCE OF MAN
THE TIME-LIFE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IFE LIBRARY OF PHOTOGRAPHY
FOODS OF THE WORLD
TIME-LIFE LIBRARY OF ART
GREAT AGES OF MAN
LIFE SCIENCE LIBRARY
LIFE NATURE LIBRARY
FAMILY LIBRARY

專輯：

生活雜誌精粹
生活的電影世界
生活在戰爭中
嬰兒是怎樣製成的
瀕臨絕種的動物
攝影的技術

SINGLE TITLES:
BEST OF LIFE
LIFE GOES TO THE MOVIES
LIFE AT WAR
HOW BABIES ARE MADE
VANISHING SPECIES
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Y

人類的偉大時代
世界各主要文化的歷史

古代埃及

萊昂內爾·卡森
與
時代 -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

紐約 時代公司出版

作者

萊昂內爾·卡森(Lionel Casson)，紐約大學古典文學教授，研究各種古代文明生活的權威。他著作的書很多，其中包括《古代海員：古時地中海之航海者與海上戰士》和《古代喜劇大師》。卡森教授曾在電視講座“黎明課程”節目中主講古典文明，並曾擔任在羅馬的美國學院舉辦的古典文學夏季課程的主持人。

編輯顧問

倫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日耳曼自由觀念》和《相機行事的政治》，並與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合著《歷史》。

中文版編輯顧問

余英時，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至1966年任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6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學中國史副教授，1969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至197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由1977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西摩爾講座歷史教授。他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社會史，英文專著有《漢代之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等，中文專著有《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

封面

克弗里王像。克弗里王是吉薩第二金字塔的建造者，他那高傲的面容反映出古埃及的尊嚴。這座雕像約於公元前2540年雕成。

目 錄

原序

7

- 1 歷久不變的土地** 10
圖與文：紀念性建築物和人神一體的君王 17

- 2 尼羅河的恩賜** 28
圖與文：尼羅河畔的生活 37

- 3 到強權之路** 50
圖與文：戰爭機構 61

- 4 諸神與冥世生活** 70
圖與文：死者的世界 81

- 5 法老與臣民** 92
圖與文：上流社會的悠閒生活 103

- 6 莊嚴的藝術** 116
圖與文：金字塔建築者 129

- 7 心靈的成就** 140
圖與文：石頭傳達的信息 149

- 8 衰落世紀** 158
圖與文：圖坦克哈門的寶藏 165

附錄

年表, 181; 古埃及諸神榜, 184

參考書目, 謹謝及圖片來源

索引

181

186

188

時代 - 生活叢書

中文版

編輯：徐東濱

副編輯：蕭輝楷 蕭定韓

助理編輯：張桂

編輯助理：嚴擇

本書譯者：時代公司 鍾禮文

出版者：時代公司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1979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 1965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序

在許多人心目中，古埃及是個難以理解的謎。一方面，它偉大的遺蹟，三千年的歷史，學術技藝方面的崇高聲譽，確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它那種由廢棄的紀念性建築物、冷漠的雕像、呆板靜止的藝術和目瞪口呆的木乃伊所代表的文化，却又總是顯得血脈僵冷，毫無生氣。我們在開羅博物院看到克弗里王道貌岸然的雕像，或是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院看到哈茲希普蘇特女王化裝成古埃及主神之一奧塞里斯的雕像，毫無親切之感。有關古埃及的記載，好像是個寓言而不大像是信史。

上述這種不幸的印象是有其成因的，那就是古埃及人在追求永恆之中，建立起一種靜止不變的藝術和建築形式，因而掩蓋了他們有血有肉、不脫凡人形象的本來面目。他們的性格本是機敏、快樂、喜歡吵鬧、浪漫而又有美感的。埃及人看似他們的雕像，那些雕像的特點是千篇一律、毫無例外，一副青春不老安祥高貴相，把某人有一個鈎鼻或顯示出堅定意志的下巴這類個別特點完全遮蓋住了。要了解埃及人，必須挖掘到其表相之下。

我們雖然沒怎麼感到在精神上和埃及人有關聯，可是我們仍在使用他們首先使用的東西，如我們用着有四條腿的桌椅，用筆在紙上寫字。埃及和巴比倫留給我們的這類遺產已經存在了五千年。在這種地方，我們更接近於古人，與使用按姿勢塑造的椅子、錄音機與穿孔卡片的子侄輩、和可能使用一年包括十三個月的日曆的孫輩反而比較疏遠。我們的有生之年過得這樣快，以致沒

有經過深思熟慮就在拋掉一筆存在已久的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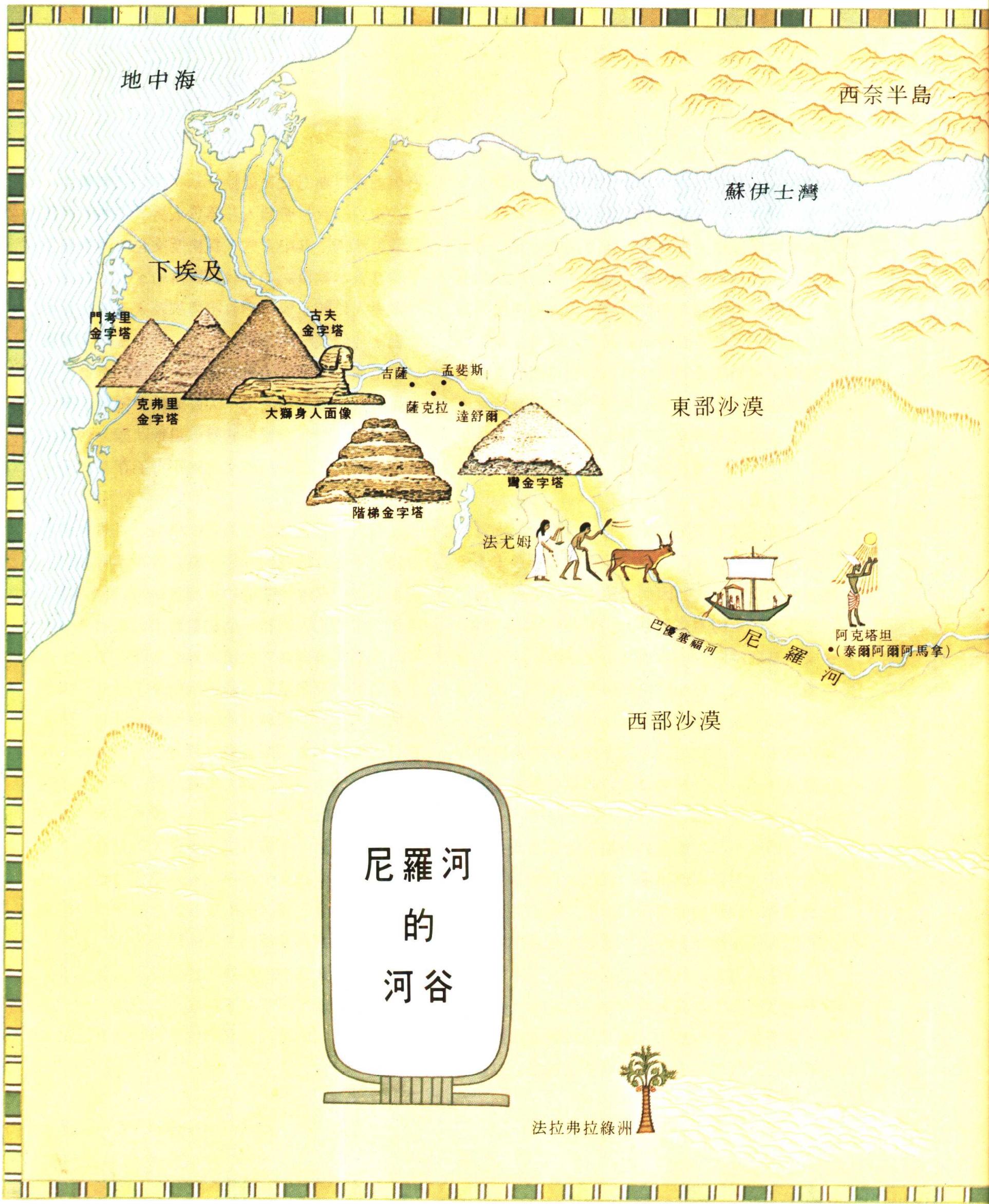
希伯來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對於古埃及的印象都很深刻，其中有些人對埃及文化的博學精技更時常表示欽佩。如果我們對希伯來人、希臘人和羅馬人比較了解，定會記得埃及人基本文化的建立比他們要早兩千年。今天，汽車或是電視機出了毛病，做祖父的也許會束手無策；不過他很可能善於駕馭馬和使用不大好使的手壓抽水機。埃及文化必然有過穩恆狀態，這種狀態源於成功地適應環境，否則這種文化就不可能存在三千年之久。

作為永久安息之地的莊嚴墳墓，居然有活潑愉快的場面，讓我們看起來真是自相矛盾。試想，能不能把一羣吵吵嚷嚷的小淘氣，一隻頑皮的猴，喋喋不休的工人們和一位在宴會上大吃過量的女客，帶到諸神跟前？歌頌諸神的聖詩中能不能充斥着低劣的雙關語？某個神話能不能描述一個最高的神因為另一個神對他的睿智提出疑問，就坐在自己的涼亭裏悶悶不樂？可是這些貌似輕浮的事物，和大金字塔的驚人成就一樣，都是埃及這個有天才的民族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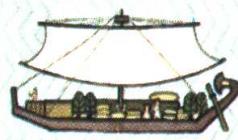
萊昂內爾·卡森寫這本書最大的長處，在於把埃及人看做確實生存過、有過愛也有過恨、曾有所希望也會吃過苦頭的民族。他忠實地把他們寫成並不擁有神秘而已失傳的學識的人，他寫他們靠自己的正當努力取得了許多偉大成就，可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成就又不夠偉大。這樣一來，在當今這個摸索的時代，我們就能對古埃及真正有所了解。

約翰·A·威爾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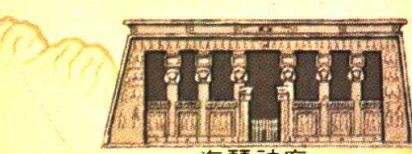
芝加哥大學埃及學教授



紅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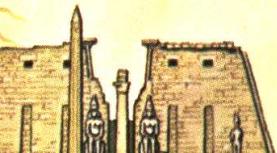


東部沙漠



海瑟神廟

登德拉



阿蒙霍特三世廟

喀納克

魯克蘇

西底比斯



阿比道斯



拉姆西斯二世廟

德爾阿爾巴里

上埃及

梅農巨像



伊德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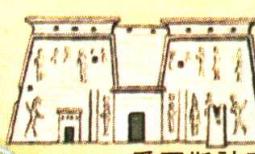
浩瑞斯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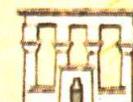
科默奧默博廟

科默奧默博

菲萊島



愛西斯神廟



西部沙漠



哈爾加綠洲

北



比例

0 10 20 30 哩



拉姆西斯二世廟



諾富來塔里
王后廟

阿布西姆貝爾

第二瀑布

David Greenspan



1 歷久不變的土地

這個作為古埃及王權象徵的護身符，是在圖坦克哈門法老陵寢裏的寶藏中發現的，保存得非常完整。圖坦克哈門是統治埃及前後達3,000年之久的三十個王朝之一——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

浩瀚無垠多采多姿的往古，覆蓋着埃及大地。在一萬多年以前，史前的矇朧歲月中，人類開始在蜿蜒如帶的尼羅河狹長的流域定居。這片大地得到滋生萬物的河流供養而繁榮起來，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間，在最初的一個法老統治之下，它驟然開始發出燦爛的光芒；而後披着這古代世界中最為奪目的光輝，興旺了27個世紀。

埃及可以說是古國之中的古國。在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人於諾薩斯建造宮殿之前一千年，在以色列人追隨摩西擺脫奴隸身份之前九百年，它已經是一個大國。當意大利半島的部落民族還在泰伯河畔結草為廬的時候，埃及已經繁榮昌盛。2,000年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看埃及，就已有點像現代人憑弔希臘和羅馬廢墟了。

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五世紀遍遊古埃及後寫道：“奇觀之多，超過別的任何國家，許多工程之偉大實在難以形容。”後來不少作家證明他所言非虛。他們沿尼羅河旅行，經過雄偉無比的金字塔，一列一列的獅身人面像，細長的方尖碑。高聳入雲的石像，使他們感到自己很渺小，而廟堂牆壁上難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又使他們大感好奇。

現代所知古老而令人贊嘆的文明為數不少，其中有些起源不明，成就也感人至深。是甚麼使埃及文明與其他文明截然不同呢？

先要看到，埃及是古國中最早把文明的經緯編織成實實在在的燦爛文化的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把它的成就完整無缺地維繫了兩千五百年以上，這樣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是少有的。

大自然對埃及特別照顧。美索不達米亞人的早期文明建立在空曠的原野，他們把大半力量都放在自衛上了。美索不達米亞西面的巴勒斯坦，沒有甚麼地理屏障，常常遭到侵擾。埃及就不是這樣。尼羅河流域周圍都是沙漠，外族很難侵入，因此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共同使用尼羅河的零散

部落聚居形成村落，却並不互相攻伐。各村村民懂得合作治理一年一度的河水泛濫，使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豐收。

要合作就得有組織。埃及人能夠建立起一個支配性很强、存在時間很長的國家，要因很多，富有組織天才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組織方面，第一個重要變動發生於公元前3100年左右。那以前埃及一直分為上埃及與下埃及兩個部份；到了那一時期，埃及人發現他們成了同一個君王的臣民，這就是前後30個法老王朝中的第一個。這樣一來，埃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堅定地走上了奠定其持久文明的康莊大道。埃及頭兩個王朝持續了約400年，由史前的陰暗時期踏入光輝的歷史主流。自那時起埃及經歷了若干功業彪炳的世紀。這兩千多年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後人稱之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段時期之間各有一段國勢暫時低落的過渡時期。

這三段興盛時期各有各的業績。古王國存在期約為公元前2700年到2200年，那些雄偉的金字塔正是在這期間建成。中王國大約自公元前2000年起，延續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這時埃及的政治力量擴大了，經濟上活動範圍也擴展了。新王國始於公元前1600年左右，是埃及史上的全盛時期，它侵佔了許多土地，大部在亞洲。到大約公元前1100年新王國結束時，儘管後來的法老——以及間或入侵的外來征服者——把他們的王位一直維持到公元前四世紀，埃及的強盛期却已一去不返了。

早在最初幾位法老當政期間，埃及文明便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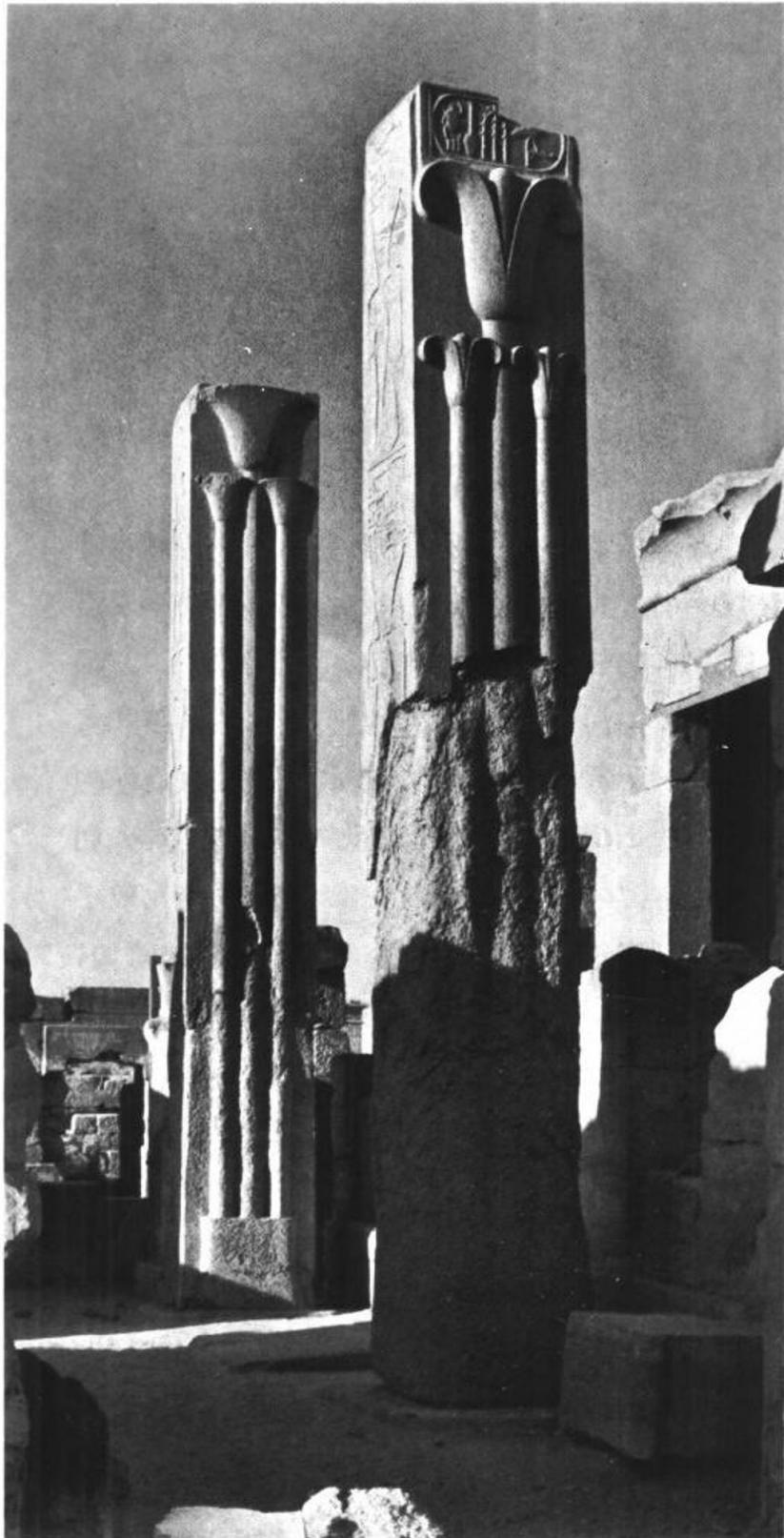
露出它的特色。政治和社會結構很快就定了型，以後世代相沿，很少間斷。在理論上，所有權力都操在法老手裏，事實上也差不多如此。這個扮演着君王與神雙重角色的統治者高踞在社會頂峯的王位上。支撐着他的是他任命的高官，下面是一層一層的大批官吏，最底下才是胼手胝足的工匠和農民。

伴隨埃及之興起而來的是文字。對於有效施行中央集權統治，文字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了文字，才可以保存案卷、傳達指示、記下歷史。詩歌、故事、評論和敘事的作者們現在可以把作品寫在用紙莎草製成的紙上，而不再只是靠腦記和口頭傳誦，於是埃及文學誕生了。計算方法和文字發展齊頭並進，這使埃及人能精確地計算賦稅，丈量田土，確定重量，測出距離和計算時間。

醫學也許可以說是始於埃及。雖然古埃及內外科醫生的醫術有時帶點巫術的痕跡，可是他們仍能在國際上享有盛名，這種盛名並非虛名。在公元前五世紀為現代醫學奠基的愛琴海科斯島的希波克拉底，以及比他晚700年的著名羅馬解剖學家蓋倫，都自承從埃及醫學中受益不淺。

既然一切權力來自一個源頭，埃及就能把人力集中起來馴服尼羅河。最初幾個法老大規模興修水利：蛛網一般的渠道輸引河水灌溉田地，防洪系統把尼羅河治理得服服貼貼，造成成千上萬畝良田。

尼羅河兩岸肥沃的土地，使埃及的農業日趨興旺，國家的財富跟着增加。到了公元前2600年，滿載小扁豆、紡織品、紙莎草紙和其他土產的埃



喀納克的廢墟上，矗立着一對高大的石柱。一根石柱上面雕刻着上埃及的蓮篷(左)，另一根石柱上面雕刻着下埃及的紙莎草。兩根石柱合在一起象徵上、下埃及兩個國家的統一。

及船隻，經常冒險定期到紅海和東地中海去。經營陸上生意的人則深入南面的努比亞內地。諸城市在尼羅河兩岸興起，由於來自非洲和東方的貴重貨物而致富，這些貴重貨物包括黃銅和青銅製品，金、銀、象牙與珍貴木料，天青石、綠松石，沒藥與香料，鴕鳥的羽毛和異獸的皮革。

一座座適於君王居住和供奉神祇的建築拔地而起，蔚為壯觀。古王國第一個法老登基之後不到一百年，埃及的建築者捨太陽曬乾的泥磚而取石料，修建起高度複雜精美的建築，他們的工匠成為最早掌握這門了不起的技術的人。使用大量勞力築河開渠的君王現在又運用他無上的權力，把無數人力投入開採與修整巨型石塊，並把這些石塊運往尼羅河旁工地的工作。在大約 200 年的短暫時期內，埃及的建築者純熟地使用這種新建築材料，建成了吉薩的金字塔，這是古代世界的奇蹟，古往今來最為宏偉的王室墳墓。隨後的幾個世紀內，尼羅河沿岸的廣大地區之內，北起近地中海的三角洲，南到 800 哩以外的下努比亞，埃及的建築者用石頭建造了一系列不論在哪個時代都稱得上首屈一指的紀念性建築物。

藝術和建築並駕齊驅。從史前時期開始，尼羅河工匠所造東西就顯示出一種美感和對稱感，哪怕是最實用的燧石刀、家用石器和陶器、用骨頭或貝殼做的針和梳子也不例外。自從有了法老以後，這種有美感的天性發展出成熟的藝術，不論在觀念上還是在氣質上都是埃及獨有的。此後 3,000 年間，埃及產生出一種優雅的生氣勃勃的藝術。在各種其他成就之中，這種藝術啟發了比他們晚幾個世紀的希臘的偉大雕刻家和藝術家。

埃及雕刻家把神祇君王面無表情的巨大形象刻在石上，並用石、木材和銅製成真人大小的肖像。畫家在雕刻家的作品上添上鮮明的色彩，還在廟堂牆壁上畫了一些莊嚴的官方和宗教活動場面，給宮殿和陵墓點綴上栩栩如生的壁畫。古埃及的重要建築物到處一片色彩輝煌。

在埃及文明早已過了它的鼎盛期之後到達尼羅河流域的外國遊客眼中，埃及人是神秘莫測的。後來的人根據沉寂的墳墓和巨大的紀念性建築物判斷，認為埃及人一定鬱鬱不樂飽受壓迫，心裏永遠記掛着死亡，成天在監工皮鞭之下搬運着巨大的石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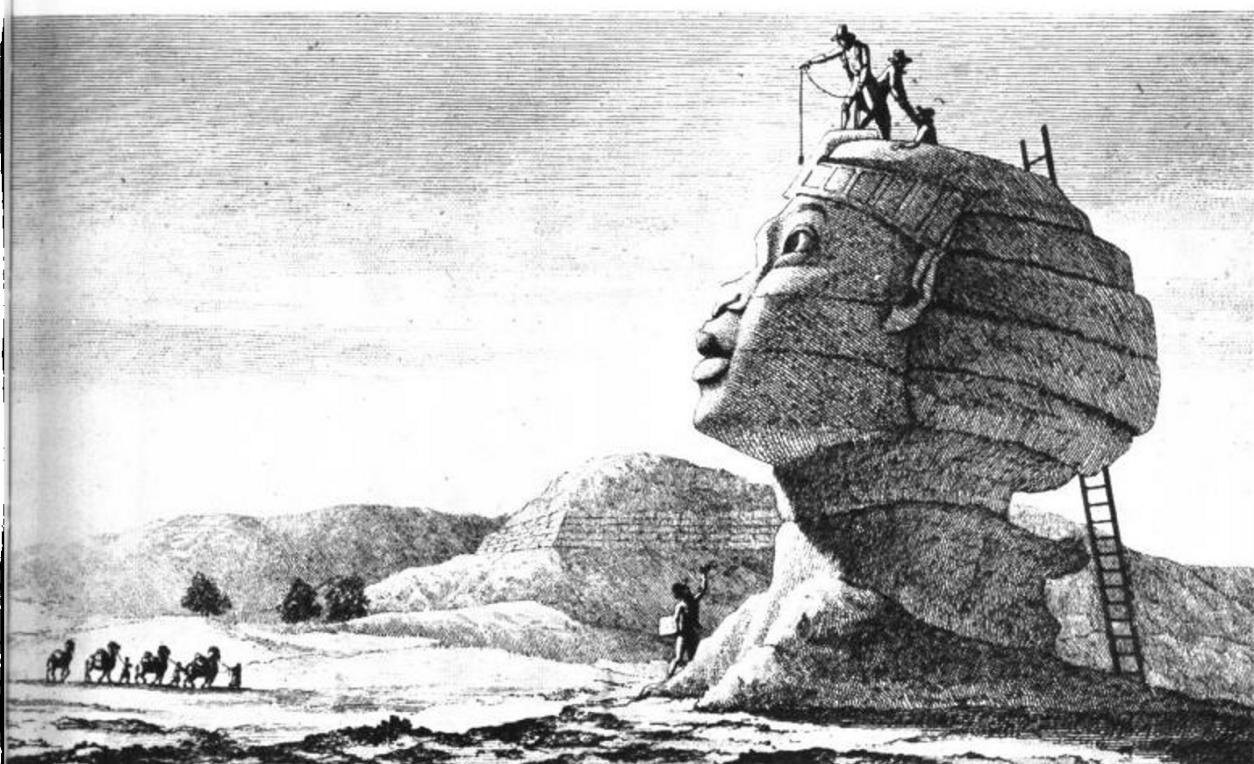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看法完全是錯的。埃及人非但絲毫沒有病態，沒有受人壓迫，而且喜歡交際，輕鬆愉快，是古代最勤勉的民族之一。他們迷戀塵世生活，想像着死只不過是人生快活的繼續。

在法老治下的埃及人的生活，大體上都還不錯。他們有時也受戰爭、政治騷動或饑饉的困擾，不過平時生活得挺平靜。農民的命運雖然很苦，可是也有有利的一面。別的國家經常遭受外族侵犯，比起那些國家的農民來，埃及農民確實安全得多，憂慮也少得多。不錯，他耕種的是別人的土地。然而那塊田總算能讓他養家活口——雖說過得十分儉省，而且尼羅河裏有的是魚，可以捕來果腹。尼羅河泛濫無法耕田的幾個月裏，他可能被徵去在採石場或法老的其他建築工地幹活。另一方面，泛濫季節也是歡樂季節，所有工作全停頓下來，這段時間足夠讓他去參加重大宗教節日的慶祝活動。

農民住在尼羅河畔簡陋的泥磚房裏。憑河遠眺，他可以看見河中交通繁忙，船舶往來，勞工們羣集在尚未完工的建築工地上。大部份工匠——石匠、木匠和次要些的工匠——過得和農民一樣清苦。雕刻家、畫家、家具工匠和其他給廟堂添裝最後修飾的技匠，生活得比較舒服，至少在繁榮時期是這樣。他們的住所一如政府中級官吏的住所，可以高至兩層，說不定還有那麼一個小小的花園。

控制了農民所耕土地的貴族，往往生活得非常奢侈。如果是政府大員，他的官邸或鄉下別墅（埃及人的住宅上自豪華宮殿下至粗陋小房，都是用曬乾的泥磚建造的）通常有高高的圍牆和寬闊的花園。那潔白漂亮的房屋和柱廊在大池塘的水面上映出倒影，池塘裏養着魚和荷花。客人們在中央會客大廳裏得到接待，大廳周圍是比較小的廳堂、客房和家人的內寢。舒適的家具如睡椅、桌椅、床舖、箱子和華美的壁飾等，在在顯示出埃及工匠的技藝。

住在王宮內的人，更是享受着豪華生活。忙於王家事務的達官顯宦川流不息地來往於寬敞的庭院，飾有壁畫的廳堂和牆頂飾有彩色陶瓦的走廊。剃光頭的祭司和文武大臣為了國內、國外和宗教事務進進出出。臣服於法老的敍利亞和巴勒斯坦王公貴胄，常常帶領服飾鮮明的扈從前來覲見。在巍峨的建有柱廊的觀見大殿裏，那個“人神一體”的君王坐在平台上的王座中，兩旁站着衛士和一排一排的朝臣。他在這裏接見來自巴比倫、克里特、赫梯和其他國家的使節；他在這裏接受新近被征服的、穿着異國服裝的酋長們呈獻



這幅素描，是隨拿破崙大軍遠征埃及的法國畫家維范特·德農畫的。畫中兩個法國科學家正在測量獅身人面像巨大頭部的大小。法國人和以往許多征服埃及的人一樣，在古埃及的建築奇蹟面前不禁肅然起敬。德農回憶法軍在1799年抵達魯克蘇的情景時，這樣地寫道：“大軍一看到那片廢墟，就情不自禁地停下來，把武器放在地上。”

的珍奇貢品。

除了壯觀的大殿以外，王宮內還有法老的後宮——更衣室、寢室、浴室和連在一起的妃嬪住所。在法老住宅外面有個亮相的陽台。每逢喜慶大典和其他莊嚴儀式，法老都站在這個有利地點，向站在下面庭院裏的臣民們顯示他的威嚴，並在這兒把賞賜品和勳章頒賜給應受獎賞的臣民。

古埃及的文明雖然在年代上離開我們極其遙遠，但今天看起來在某些方面，仍比任何別的古老文明更加親切可知。聖經舊約全書時常提到埃及。此外，埃及人自己寫的歷史和詩文，也還保存在寺院、各種紀念性建築物和墳墓的銘刻中，保存在用紙莎草紙寫的文卷裏。

古埃及人秉性保守，這也有助於保存他們文明的實據。儘管他們在晚期常受外族統治，每方面都受到外來的影響，他們對於過去的習俗和信仰還是信守不渝。這使他們文化的許多遺蹟差不多直到現代仍保存得相當完整，使興起中的西方世界的著作者能夠進行直接觀察和記錄。

古埃及人自己就是保存古物的原因之一。他們對死抱有獨特看法，其文明中的許多工藝品因此保存下來。他們認為死是生的延續，於是盡心

竭力地為死後準備一切。凡是修得起正式墳墓的人，都不惜力也不惜錢去置辦他認為“有死之年”必需的東西來裝設墳穴。地理與氣候對於古物的保存也有幫助。尼羅河附近的土地大部份是沙漠，歷來很少或根本不下雨。過往的遺蹟在乾沙覆蓋之下沉睡幾千年而不會受到滋擾。哪怕是最容易損毀的東西如精緻的紡織品，易碎的木料所製成的物品，紙莎草紙，也幾乎絲毫未損地保存下來。

拜宗教與氣候之賜，埃及成為一座龐大的、無與倫比的古物儲藏庫。它的工藝品代表著從史前時期直到法老那成熟壯麗時代的所有各時期。自王朝時代一直傳下來的陵墓牆壁上所畫那些場面，忠實地記錄了埃及生活的許多細節。它們描繪的題材從農民與奴僕的卑微工作和兒童的歡樂遊戲，到侍應神祇君王的盛典儀式，十分廣泛。小小的木模型表現出住宅、船隻、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各自店舖裏工作的屠夫、麪包師和釀酒師傅等等形象。墓內的陳設如衣服、樂器、家具、化粧品、工具和武器，雖說是供死人用的，然而全都像黑夜明燈那樣足以闡明生者的生活方式。

不過，在埃及衰微後隨之而來的那些年月，過了很久仍沒有人能用上這盞明燈看出甚麼來。

整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流入歐洲東鱗西爪的埃及古物，只是當做神秘難解的古董來看待。

直到1798年拿破崙率大軍遠征埃及，重重帷幕才開始揭起。跟隨大軍進入埃及的，有一小羣專心致志於對尼羅河流域進行研究的學者。在他們的辛勤努力下，一個生龍活虎、具有偉大技能的民族的圖像開始被勾畫出來。拿破崙麾下有個軍官發現了羅塞塔石碑——一塊石碑的斷片，上面不僅刻着象形文字，還刻有一種叫做古埃及通俗文字的字和希臘文。這塊殘碑成了最終解開已湮沒的埃及史之謎的鑰匙。碑上埃希合璧的文字使研究了多年古代語文的語言學家讓·弗朗西斯·錢柏林，能夠在1822年宣佈他已揭開象形文字的謎底；人們能閱讀埃及象形文字，這還是多少年來第一次。這一成就使歷史學家們喜出望外，鼓舞着他們做出新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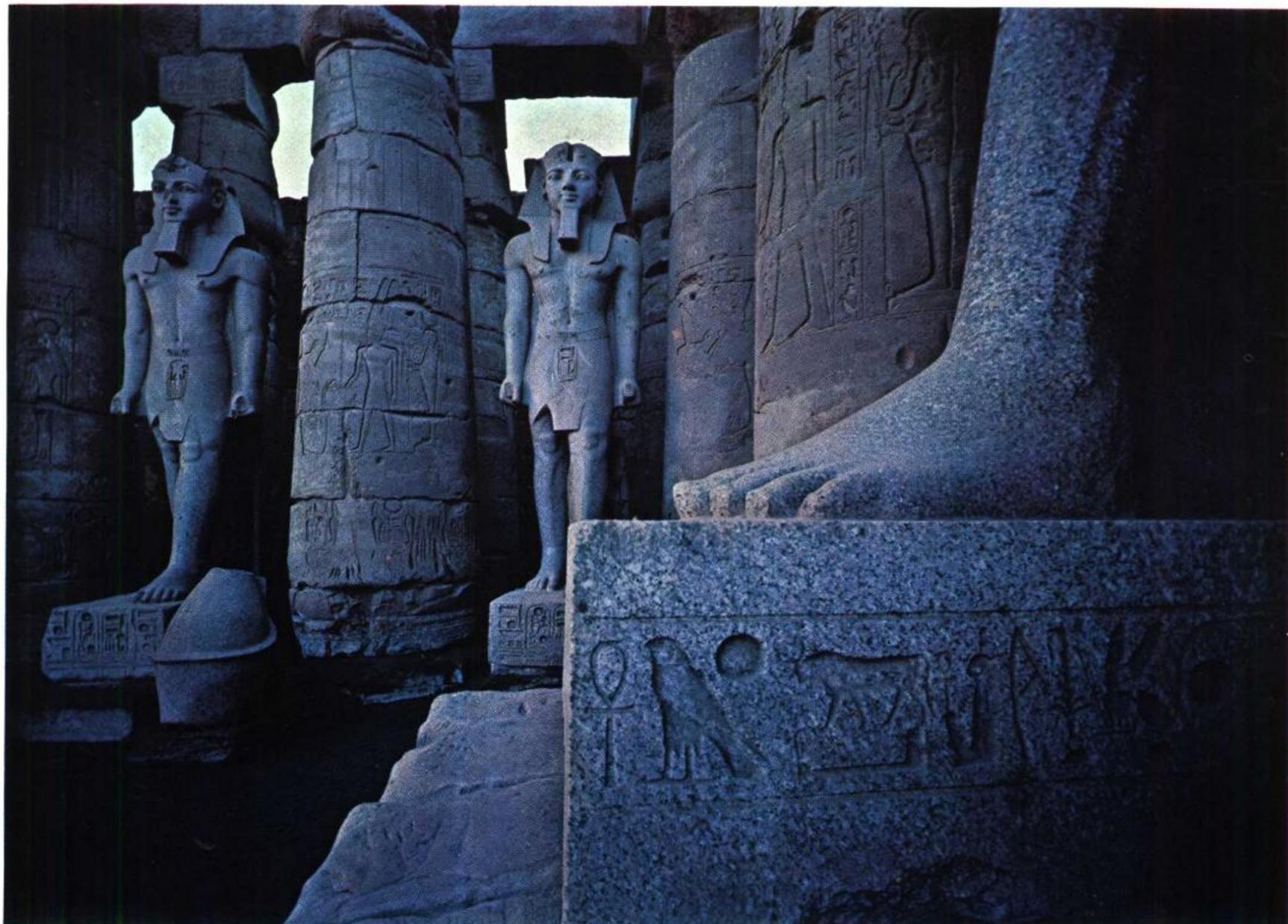
弄清古埃及來龍去脈的工作突然被愚蠢的破壞行為打亂了，這個古國簡直趕不及自白身世。一陣攫取、蓄存埃及古物的浪潮席捲歐洲。法老遺產遭到無情的發掘；建築物碎片、雕像、木乃伊、紙莎草紙和墳墓雜物，成批地被運去豐富博物院和私人的收藏。在這種貨少價高的市場上，古物搜集者使用的方法實在粗野，往往比公開掠奪好不了多少。例如，一個由冒險家一變而成為考古學家的意大利人，竟使用攻城槌開路闖入各墳墓，並說他“每走一步都會壓碎一個木乃伊的這一部份或那一部份”。大自然的保護當不住人的蠻力進侵，乾沙保存了好幾千年的古物，頃刻之間就被人類的貪婪和輕率毀壞了。尤為不幸的是，

有許多古物無可挽救地毀滅了。

埃及當局終於接受了勸告，保護正在迅速消逝的祖先遺物。1858年，他們在前任法國領事斐迪南德·雷賽（就是後來倡議開築蘇伊士運河的那個法國人）力促之下，任命有經驗的法國埃及學家奧古斯特·馬利埃特為首任埃及文物管理委員。馬利埃特握有管理古物的全權，在政府支持之下勉強制止住了對墳墓和廟堂的大規模掠奪。由於他的影響，今天用於保存古代寶物的開羅博物院奠定了基礎。

然而按照現代的標準衡量，就連馬利埃特和他的繼任者法國人加斯東·馬斯佩羅，在發掘重要遺址的時候也嫌過於草率。遲至1880年，一個名叫威廉·馬修·皮特里的、不大出名、大半靠自修的英國埃及學家來了以後，埃及的發掘工作才算上了軌道。皮特里認為，考古的目標不僅在發掘寶藏，還在把那些為君王舉行盛大的人們——不論尊卑上下——的生活，重新創造出來。在皮特里主持之下，修平刀、駝毛刷和記錄簿取代了攻城槌。曾是皮特里的弟子、1922年發現圖坦卡哈門陵墓及其驚人寶藏的英國人霍華德·卡特，謹守師門教訓，花了八年工夫把堆在該陵墓內四間小小墓室中的數百件貴重陳設品登記清楚並移送出來。

從皮特里那時開始，通過法國、英國、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專家們周密細緻的工作，古埃及的秘密已揭開了不少。如今，在這各種文明競放光彩的時代中，古埃及人民和文化作為世界上已知偉大的文明之一，披着固有的光輝，現身在世人面前。



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二世，是個偉大的締造者。魯克蘇有一對他的巨大雕像。圖右方石刻的象形文字是他的一些正式姓名和頭銜。

紀念性建築物和人神一體的君王

法老的生命無窮無盡，是埃及文明持續不變的基本信條。一部古代的宗教典籍中記載着，一個已故法老問創造之神：“阿圖大神呵，我的生命有多長？”那個神回答：“汝命定壽數億萬年，千百萬倍於常人之壽數。”

為了給億萬年的一生供應生活必需品，君王們設計了永世長存的陵墓和紀念廟堂。事實上，陵墓有一個普通的稱號，叫做“永久的住宅”。埃及人民也心甘情願為他們統治者的逝去建造這些紀念性建築物，他們相信法老是神，當然必須供養他，取悅於他。

許多巨大的雕刻和宏偉的廟堂今天依然屹立在大漠之中，雖然創造它們的文化已經式微消失了約2,000年。各個陵墓使那些古代君王的名字存留下來，在一種最真實的意義上實現了古埃及人的想法：“稱呼死者的名字就能叫他再生。”